

一方水土

镌刻在时光里的记忆

■何辉

周六的傍晚,余晖洒在大地上时,我来到周口市川汇区中州大道桥南头。此时的沙颍河南岸滨河公园已是灯火辉煌、游人如织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繁华热闹的景象,展现着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,让我迫不及待想要深入其间,探寻更多精彩。

首先闯入眼帘的是“滨河公园”四个铜色大字。在柔和灯光的映照下,它们熠熠生辉,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公园的独特魅力。目光上移,基座文字墙的上方、左侧和右侧,分布着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。正上方,一位搬运工微微弓着腰、昂着头,背上的粮包沉甸甸地压在肩头,他的步子坚定有力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,生活的重担压不垮坚强的意志。旁边几位搬运工齐心协力,抬运着麻袋,他们的姿态各异,却都生动地诠释着劳动的艰辛。左侧,一位账房先生打着算盘,伙计正在过秤;右边,是一艘即将起航的粮船,船老板静立船头,衣袂随风飘动,深邃坚毅的目光中透出对远方的向往。这一组雕塑将周口码头曾经的繁荣定格,仿佛能让观者穿越时空,回到那个商贸兴盛、千帆竞发的辉煌时代。

沿着河岸,我缓缓向西漫步,“小渡口”三个红铜铸成的大字跃入眼中,笔势行云流水、飘逸洒脱。眼前的小渡口,依照当年的模样精心复刻,前方摆放着的沙

石,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迹。据记载,小渡口是清乾隆时期周家口沙河六大渡口之一,位于山货街北端,又名山货街渡口。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,连接着北寨小渡口和火星阁渡口等,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。站在这复建的古老埠口,我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,与先辈们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顺河向西约五十米,我来到了大渡口。大渡口,又称周家埠口、周家渡口,是周口城市源起的见证,也是周口八景之一“桅杆晚照”之所在。这座码头历经兴衰,见证了整个周口的昌盛与繁荣,岁月的沧桑为它镀上独特而深沉的韵味。如今,大渡口码头段经匠心重塑:岸线形态经重新勾勒,焕发出宜人的亲水风貌;表面材料经调整,更贴近历史质感;路面铺装也经过整理,复原了当年埠口的喧闹场景。如今,这里已成为以水运商贸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公园,漫步其间,仿佛可见百舸争流、千帆竞发的盛景。

接着,我来到了磨盘山。据景观资料记载,磨盘山的由来颇具传奇色彩。相传当年台湾提督赵龙章(实为候补总兵)一族为抵御洪水,用石碾作地基,使码头更加稳固,用青砖砌河堤,抵御河水的冲刷,还用石磨砌成了坚固的台阶,方便行人往来。后至咸丰年间筑寨时,码头上又筑起了一个寨门,上书“普济门”。原本就

高出地面的码头,加上这些建筑,远远望去,宛如一座小山,于是当地百姓形象地称它为“磨盘山”。新景观由中央美术学院参照周口艺术家葛庆亚的画作设计而成,艺术再现了磨盘山普济门的巍峨形象。那斑驳的石纹、沧桑的痕迹,无声地诉说着岁月流转,也完成了一次现代与历史的深情对望。

接下来,三道沟码头、大寨门(平王庙门)渡口、盐路口码头等,每一处景观都各具特色,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。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沙颍河畔,不仅是岁月的见证者,更是乡愁的寄托处。每一处景点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,成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佐证。特别是南寨的沙南老街,已成为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文化街区,漫步在老街的石板路上,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,都将历史文化巧妙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站在大闸桥上向东眺望,河水悠悠流淌,顺着河道蜿蜒而下,波光粼粼,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,缠绕着这座城市。这座城市因水而灵动,因水而充满生机。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,带走了无数的繁华与喧嚣,留下了永远的记忆。那些古老的景致、斑驳的石头,还有老人口中的故事,都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财富。

注事如昨

校园记事

■韩功勋

几年前,我在乡下一所小学教书。教学楼一楼有间屋子,每天得到的光照最为充足,因此设了个学前班。孩子们心态乐观,他们在光合作用下,像藤蔓植物一样疯狂生长。

课堂上,我拿起粉笔,一板一眼地在黑板上写出字母“a”或“o”,转身问或正坐着或侧着身或搭着肩的小朋友,这个字母像什么。

底下一阵齐刷刷的稚嫩童声响了起来:“汤圆!”可不是嘛,那圆圆的小球球,跟水果小汤圆有什么两样!

我嘟起嘴巴,像一朵喇叭花,假装一副就要生气的样子。

教室里一片笑声,满满的,像是夏夜池塘里的水。“这个‘a’呢,就是汤圆漏出了果馅儿——拖着一条小尾巴——甜不甜?”

孩子们就起哄一般:“甜——”

“跟着我念——‘啊’;这个‘o’呢,就是你的小嘴巴,你用小嘴巴接住了流了馅儿的小汤圆,结果给你烫的哟,啊——喔——啊——喔——”

于是,一张张小嘴如同复读机般“啊啊喔喔”,跟鱼缸里的小金鱼吐泡泡似的。

时间又过了一个周,孩子们从家返校。书包里面塞着形形色色的树叶、千奇百怪的石子,百宝箱一样,就是不见了语文课本。

上课铃响过,孩子们仍叽叽喳喳的,像是刚出巢的麻雀。我示意大家安静下来,并提高了嗓门,问:“咱们前几天学过的拼音,哪个小宝宝还能记得?”

孩子们一下子想起了正事,可正事好像给忘掉了——知识的储存搞得像是鱼的记忆一样——他们很无辜地面面相觑。

黑板上,我不得不重又写上“a、o”两个字母,既熟悉又陌生……

时间过得真快呀,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,像是校园外的麦子收了一季又一季,那两个拼音字母却一直都在。

上了二楼,视野更为开阔。我的学生变成了大孩子,他们像是开化了一样,更加懂得怎样调皮;而我,也从教拼音的语文老师,变成了教作文的语文老师,

拼音字母一步步提高到了字、词、句。

第一次作文课上,我安排大家写一篇关于节日的文章。班里有个学生叫马帅,是个显眼包,更是个淘气鬼,他的文章仿佛是预制的,稍稍加热后就交了上来。我那时坐在讲台上看《浮生六记》,正读到芸娘他们在沧浪亭赏月,自己也心驰神往。马帅左手提着作文本,右手拿着碗,整个人看着既像一个讨债的又像一个要饭的。

夹好了书签,合上书,芸娘他们一时静止在万点萤火明灭间。我问马帅:“这么快就写完了?”同时接过了他的作文本。

马帅没有正面回答,“嘿嘿”笑了起来,他的两只眼睛也像我的书一样合在了一起,嘴里亦吐出清晰的数字“3、2、1”。我正纳闷,放学铃声大作。

原来如此!

马帅是第一个冲下楼的,一把汤匙攥在他的手里,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,好像中了举。不多时,马帅回来,搪瓷大碗里装了满满一碗汤圆。

午饭后,我趁着学生午休,批改了大家的作文。

马帅这样写道:春节,大年初六,我去街上喝汤。人忒多(“忒”用的是拼音),给店小二忙的!我握着压岁钱,高喊“六个包子一碗胡辣汤”,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,手震得生疼。包子是茴香馅儿的,汤冒着热气。吃完了饭,我抹抹嘴溜了,店主压根儿没回过神来。后来我也很自责: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,别人生意还怎么做!这句话之后,马帅画了一个哭泣的表情,并且写了一个省略号。

这个学生,唉……

校长讲,马帅家里条件不怎么好,他的饭量大,总是以能吃到学校食堂的饭菜为一件乐事,所以他讨厌周末和寒暑假。

我默默记下了。再来学校,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都匀给马帅一份。最初他挺不好意思的,时间长了,他的作文再也没有“痞里痞气”的内容。

学期结束,我通过遴选进了城。马帅到了不能再复读的年龄,小学总算结业了,我再也没见过他。而我,却不时在梦里梦到那块长长的黑板,梦到学生皱巴巴的作文本。

人与自然



夏天的雨

■何秉玉

我喜欢夏天,并非因夏天的灼灼骄阳、虫鸣蠢跃,而是因为夏天多雨。

但今年的夏天和往年不同。往年的夏天,雨几乎伴随着整个夏季,但今年入夏好一段时间也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,艳阳始终炙烤着大地。我时常抬头看晴朗的天空,期盼它转瞬便能下起雨,但每一次希望都落空。“罢了,罢了,今几个不下,明几个说不定就会下!总会下的!”我用这话来安慰自己。

每年夏天都会下雨,只是,这得看雨是来得早还是来得晚。雨来得早的时候,我总会觉得不满足,希望它下次来得晚点儿;雨来得晚的时候,我又急切地盼着它早些来。我这样的性子当真是难为雨了。

好在我这么多天念叨它,它终是被念来了。它请风儿拨弄着树的枝叶,像是给我回应。看着天色越来越灰暗,风儿吹得越来越有劲儿,树、花、草摇得越来越厉害,我知道,它一定攒了好大的劲儿,要下得酣畅淋漓,安抚那些因它来迟而不满的心。

一声闷雷过后,雨登场了。雨滴噼里啪啦落在地上,洒下一片甘露。

打开窗户,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清香。树叶因接住了落下的水滴而摇摇晃晃。时不时还有些调皮的水滴落在我的掌心,晶莹剔透,是炎热的夏季中清凉的贡献者。

我喜欢夏天的雨,不光因它带来了清凉,还因它滋润了万物,使庄稼生长得更好,让土地不再因骄阳的炙烤而干裂。